

投稿組別：散文組

投稿篇名：反應

夜晚，打開出租屋的門，就看見客廳的日光燈低低燒著。蜂巢糖歪在沙發上，筆電讓他的眼瞳發出鬱鬱的光芒，然而他的聲音卻異常清醒：「來喔我們看講義的這邊，有看到這張圖嗎？這張圖講的是兩個原子形成鍵結的位能變化。當兩顆原子距離無窮遠時，彼此之間的能量會为零。當他們互相吸引而越靠越近時，原子間的能量就會越變越小……」

我將自己的動作放輕，坐在沙發另一端。聽著蜂巢糖對屏幕另一端的學生講課。或許是聽了太多遍，我幾乎可以接續他接下來所說的：「當能量達到最小時，兩個原子便能成功形成鍵結，也就是我們說的共價鍵。」

蜂巢糖之所以叫這個名字，是因為以前上他的課時，不知為何我都在啃蜂巢糖。嘎吱嘎吱、嘎吱嘎吱，甜甜又脆脆的，就像是陽光下的他。當時還不流行線上教課，從咖啡廳出來後我們並肩行走，光影交錯，讓他的臉忽明忽暗，我又咬下一口蜂巢糖，假裝自己正把他吃出一個缺口。

算一算我跟蜂巢糖也算認識很久了，我的國中、我的高中，同時也是他的大學。足足六年，他教過的家教學生一批批畢業，除了我。是怎麼一步步走到現在的？我也不曉得。高中畢業後我們越走越近，最後便像情侶般相處了。從宿舍搬進他的租屋處，恰好趕上他醫學系的最後一年。

整點，蜂巢糖闔上筆電，靠近我坐的那一側，雙手穿過我的腰，將整個頭埋進我的頸窩。他的短髮觸碰我的皮膚，我想像那些頭髮觸及我身上的感覺受器，順著神經一路向上，誘發細密而刺的搔癢。

我笑著把他推開一些，不是討厭他，只是我真的很怕癢。蜂巢糖帶著些許迷惘抬起頭，隨即將眼鏡扶正：「今天實習有學姊送蛋糕，放在冰箱，看妳要不要吃。」

我假裝隨意的點點頭，問道：「最近實習還順利嗎？」

他用鼻腔「嗯」了一聲，臥蠶若有似無的浮了起來，在燈下隱隱反著光，然而我總覺得那光有些銳利。蜂巢糖再次打開筆電：「這禮拜還要報 case，有夠麻煩。」

我收回視線，根據認識多年的經驗，蜂巢糖這麼說便是他要專心工作了。為了顯得不要那麼無所事事，我也道：「我下禮拜也要報告，我們這組甚至還沒分工欸。」

很久以前蜂巢糖曾問我，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他的。我想了想，卻找不出明確的時間點。或許是高中段考前他向我認真講解原子位能變化時，也可能是有一次我們在外吃飯，他的同學打電話詢問某病人的處置方式，蜂巢糖自信且流暢的說出一連串我聽不懂的英文專有名詞時。

他聽到我的回答後嗤笑：「那妳跟教授在一起不就好了。」

我臉頰脹紅，他看著我不禁哈哈大笑。蜂巢糖或許就是傳說中的浪漫破壞機吧，儘管從高中到大學，他理科的成績永遠維持最頂尖，語言能力卻趨近於零，總是毫不留情地澆滅我心中僅存的感性與柔軟，更奇怪的是我竟然會被這種專門摧毀浪漫的人吸引。同性相斥，異性相吸，或許我跟蜂巢糖就像正電與負電，才會不受控制的越靠越近。

蜂巢糖依然專心盯著他的電腦，我突然想起什麼，開口：「欸你之前不是說特休想出去玩？什麼時候啊？」

「五月底。」蜂巢糖頓了頓，終於認真看向我，道：「但那時妳不是快考試嗎？」

最終我還是狠心翹了四天課，不為別的，只是這一年我們完全沒有出去玩過。行程全權交給他規劃，以至於到出發前一週，我才知曉他訂了兩張飛往離島的機票。

「感覺很有趣啊，可以在島上發呆。」蜂巢糖解釋，然而事實是他根本沒

有發呆的空檔。等飛機起飛的空檔我昏昏欲睡，蜂巢糖則拿起醫師國考書，在一旁默默讀了起來。我強撐著睜開眼，和他共讀同一頁書，看著一堆中英夾雜的題目，我只覺得頭昏腦脹，半撒嬌隨便指一處問道：「這什麼意思啊？」

蜂巢糖笑著移開書頁：「太多了，跟妳講妳好像也聽不懂。」

我默默闔上眼，當初高中時總信誓旦旦的說要當他學妹，實際上也確實考進醫學院，卻進了一字之差的醫技系。一個入學後便會發現，有三分之一同學休學，選擇重考醫學系及藥學系的科系。不知何時假寐竟變成了真睡，再次睜眼時我們已經降落。蜂巢糖帶著我前往事先查好的租車店，坐上機車前往民宿，我仍有些恍惚。租來的機車太小了，我必須緊緊抱著蜂巢糖才不至於掉下去。他的脊背汗水薄薄滲出，不知是因為天氣，還是彼此的體溫直接接觸，我總覺得益發悶熱，清晰感受到我們軀體間揮之不去的黏膩感。

一直等到晚上，我們在民宿老闆的帶領下前往海邊。跟我們一同出發的還有另一對情侶。穿越一塊塊崎嶇的礁石，好幾次我差點摔倒，只能牢牢抓住蜂巢糖的上臂。

我們停在一個岩石山洞，老闆神秘兮兮地笑了起來：「這裡可是看藍眼淚的秘密基地哦，沒什麼人知道啦，幸好你們有遇到我。」

四個人附和的笑出聲。我牽住蜂巢糖的手，他突然低下頭附在我耳邊，我以為他會說什麼浪漫的情話，沒想到他說：「妳知道嗎？其實我們永遠都沒辦法真正意義的碰到彼此。」

我小小聲回話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就是我們雖然像現在這樣牽著手，」他舉起我們十指緊扣的手，說：「但微觀看來，我們手掌間的原子還是有一大段距離，因為原子不可能完全靠在一起。」

「如果原子靠很近會怎麼樣？」

「就會像之前跟妳說的能量圖一樣，原子之間排斥力會增加，能量也會暴增，兩個原子便會很不穩定，如果是極端條件下就有可能會核融合讓世界毀滅。」

我呆了呆，不知為何他在此時要提出這些。看著我驚訝的模樣，蜂巢糖誤以為我嚇到了，隨即解釋：「沒什麼，可能家教到瘋了，我只是突然想到這個東西，沒其他意思。」

我低頭看著我們緊握的雙手，一時無法決定該繼續牽著還是放開。蜂巢糖卻先一步鬆開手，從口袋裡拿出手機。老闆突然興奮的說：「快看！藍眼淚出現了！」

一叢叢泛著冷光的藍洶湧而來，隔壁的情侶發出驚呼，女孩尖叫著：「快點快點幫我拍照！」她身側的男孩看起來很專業，拿出單眼拍攝各種角度的女孩。我轉頭看向蜂巢糖，他正蹲在岸邊，格外專注的盯著藍色的波浪。即使那天過去很久，我依然不能忘記蜂巢糖瞳孔映出的藍光，那是一種幾乎病態、狂妄、絢麗，以至於一切都彷彿即將毀壞的藍。我看著因礁石碰撞而益發明亮刺眼的藍，眼窩痠脹，竟像是有了欲淚的衝動。

情侶中的男孩走過來，有些羞赧的對我道：「不好意思，能麻煩妳幫我們拍張照嗎？按這個鍵就可以了。」

我接過相機，透過鏡頭看去，他們的身影一片漆黑。然而在按下快門的一瞬間，隨著閃光燈亮起，他們的笑容頓時明亮起來，那樣的笑比身側的藍眼淚還要燦亮許多。歸還相機後，男孩禮貌詢問：「要不要幫你們拍幾張？」

我拉過蜂巢糖的手臂，狀似親暱的挽住他。男孩一邊拍一邊指揮：「來帥哥美女換個姿勢！對這樣很好，很漂亮。」事後翻看照片才發現，或許我們都不習慣閃光燈，沒有照片是我們同時睜眼的，不是他閉眼就是我閉眼。最後只好選一張我半眯眼轉頭看向他的，當作我們此行的紀念。

回民宿前我想伸手觸碰藍眼淚，卻被蜂巢糖一把抓住：「別看那很漂亮，其實很髒，上面超多細菌，不要碰。」

我乖乖跟在蜂巢糖身後上了車，夜晚的海邊濕氣很重，蜂巢糖似乎也有些受潮，變得不再脆亮。回房間後我在被水氣泡軟的蜂巢糖身側睡下，他翻了個身，似乎散發出一絲不易察覺的鹹澀，濕濡濡地沾上我的臉頰。

後來島上一連幾天都瀰漫著大霧，或許是在看藍眼淚爆發的那天，我們就將所有運氣都用光了吧，所幸班機沒有因此延期。回去過後，我們就像許多不知不覺而漸行漸遠的情侶，訊息越回越短也越來越慢，回著回著就成了輪迴。但似乎也沒有太過意外或傷感。我想起蜂巢糖曾說，兩顆原子靠到某個程度，能量便會達到最低而形成穩定的鍵結。記得當時的我反問：「那如果要打斷鍵結呢？」

蜂巢糖的聲音很脆：「當然要吸收能量啊。所以妳要記得，形成鍵結是放能，打斷鍵結是吸能，知道嗎？」

搬出蜂巢糖家前他不在，或許他也有一瞬間不想直面我離開吧。我咬著手中昨晚新做的蜂巢糖，想像在焦黃的糖漿中加入小蘇打粉，糖漿因化學反應產生的氣體被撐出一個個空隙，那些洞逐漸放大、硬化。啃下糖的瞬間依然覺得很脆很甜，但那終究還是空的。

我在他外衣的口袋塞一張照片，那是在看藍眼淚時我偷拍他的側影，如今仔細看，照片中蜂巢糖的眼睛深處竟像泛著薄薄的、亮亮的淚光。我在門口站了好久，直到整個人鼓鼓脹脹，彷彿吸入過多室外的熱氣，一瞬間竟有些無法承受。最後我還是很用力提起行李，迎著燠熱的初夏走去。